





煬帝海山記

說纂四逸事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  
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  
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帝沉吟默塞不答  
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玩視甚久  
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雖愛帝而亦  
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  
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



編急陰賊刻忌好鉤索人情深淺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事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

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為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帝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啾啾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



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  
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  
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  
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援之乃上百官莫不  
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  
教作大家卽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  
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覆酒污  
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

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竝坐左  
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  
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帝多欲有  
所爲素輒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  
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  
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  
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  
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



語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  
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  
六院聚巧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  
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  
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  
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  
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  
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

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  
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  
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  
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  
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  
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  
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碧皆  
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



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  
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  
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  
闕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  
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  
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  
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桺煙裏  
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

枝煙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  
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  
依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  
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 湖  
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范賦朝來  
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  
浪通津修帶不為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  
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

龍溪集 卷之五 湖上 五



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春畱味。卒  
難伸。○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  
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  
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艷。玉軒  
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  
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  
人。清唱謾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  
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輦從

群真。○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  
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  
殿晚。仙艷奉盃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  
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湖上水流遶  
禁園中。斜日煖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  
紅。蘋末起清風。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  
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  
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



曲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  
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群自  
大內開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  
柳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  
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  
海與宦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  
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聞水  
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

美人泊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  
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  
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旣坐後主曰  
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  
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  
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  
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  
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



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一千里  
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  
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  
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  
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  
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  
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  
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

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  
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  
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  
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  
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  
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  
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  
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洎



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  
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  
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  
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  
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  
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  
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  
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

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  
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  
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  
金鱗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  
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  
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  
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  
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



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

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向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幸江都被弑帝入



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舍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

趣也左右甚疑誅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辭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隄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徬徨通夕不寐



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  
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群臣議  
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  
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不願從帝未遇  
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  
召太史令袁克問曰天象如何克伏地泣  
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  
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

便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  
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  
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入深宮久膺  
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  
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  
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  
言言卽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  
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



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  
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  
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  
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  
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  
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  
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謀莫從獨發  
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

踰於萬艘宮闕徧于天下兵甲常役百萬  
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歿葬者  
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  
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  
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  
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屍如獄  
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  
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



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  
千里無煙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  
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  
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  
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  
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  
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  
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

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  
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  
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  
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  
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  
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  
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  
時不再來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



決刳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尚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

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刳矣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



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  
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  
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終臣生亦無門臣  
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  
首以謝天下乃攜劔上殿帝復叱曰汝豈  
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天子乎戡  
進帛帝入內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爲  
亂兵所殺

海山記終

煬帝迷樓記

說纂五

逸事五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詔近侍曰  
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  
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  
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  
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  
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淞人也自言  
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



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  
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  
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  
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  
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于戶傍壁砌生  
光瑣窻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  
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  
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

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  
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  
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  
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  
度絕小祗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  
女之手足女織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  
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  
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



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  
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  
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  
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  
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  
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  
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  
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

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  
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  
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於其中纖毫皆  
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  
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又以千金賜  
上官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  
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  
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



言集之集  
卷之四  
三  
書院  
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  
憊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  
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遼曠絕遠之域幸  
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  
遇臣常自宮以待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  
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  
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  
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

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  
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  
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  
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  
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會未移刻則  
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  
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  
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



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  
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  
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  
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  
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  
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  
叟之外臣慕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  
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

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  
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  
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  
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  
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  
極衆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  
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  
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



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  
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  
正無際獨步意何如不及閒花草翻承雨  
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  
顰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  
清寒艷好誰惜是天眞玉梅謝後陽和至  
散與群芳自在春糝成云糝成多自惜夢  
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春意春來到處飛遣意

云秘洞扃仙卉雕窻鎖玉人毛君真可戮  
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  
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  
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  
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  
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  
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  
高墻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



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  
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  
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  
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擇  
後宮女入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  
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  
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  
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

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  
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  
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真元太  
虛多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  
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燥之  
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爲盤以望  
行幸京師冰爲之躡貴藏冰之家皆獲千  
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



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  
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  
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  
汝自爲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  
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  
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  
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  
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歌竟不勝

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  
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  
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  
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  
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迷樓記終







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  
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久有臨  
軒萬機在躬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  
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  
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  
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煙爲靈景視榮貴若  
陳腐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  
淮至廣陵群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

又孟津水繫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

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后乃蕭弟奏曰臣聞

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

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

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况大梁西北有

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

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

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



此間地不過千里况於睢陽境內過二則  
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群  
臣皆默帝乃出勅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  
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為開河都護以  
蕩寇將軍李淵為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  
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為開渠副使  
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  
署命之為卞渠古稱有此卞字  
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

署為卞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  
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  
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  
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  
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  
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為吏如節級隊長  
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  
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



古河道乃王離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  
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  
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既集東西橫  
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  
數間瑩然肅靜漆燈晶煌照耀如晝四壁  
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  
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  
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

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畧其足倒生而上  
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  
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  
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  
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  
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  
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  
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畱帝遣使馳御署



玉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畱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窻牖間吹鑠人面使者退自陳畱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擔拖鋏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如蜂屯聚既達雍丘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患偃僂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

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

至前謂曰與我言爾十二郎還白璧一雙

爾當賓于天

湯帝有天  
下十二年

言畢取璧以授夫

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屆雍丘以

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畱侯物也詰其夫

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璧又不曉其言慮

夫洩于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至大

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



言集  
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  
信將塋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群夫  
下視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  
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  
曰真荆聶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鈞約數  
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  
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  
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

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  
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  
入見一人服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  
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  
邪立于堂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  
牽取阿廢來阿廢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質醜異  
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  
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



曰吾遣爾暫脫皮毛爲中國主何虐民害  
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  
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搥其腦一擊而碎有  
聲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  
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  
陛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麼數本一  
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  
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

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伐吾  
瑩域來歲奉爾二金乃勿謂輕酬也言訖  
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  
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  
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  
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  
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  
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



免官卽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茆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搃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旣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

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以痊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齧擘而食之謂曰含酥齧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直陵寧下馬村陶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悖以祖父塋域



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  
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  
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榔兒  
榔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  
與榔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  
榔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  
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  
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

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  
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埒贈與凡  
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竝令笞  
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  
令狐達知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  
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置  
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于櫃中鎖之全  
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



既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醵金三千兩將獻于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

化爲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竹木可爲壕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儻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域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從奉



上帝之念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  
建萬世之業豈可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  
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  
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觀  
于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  
曰上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  
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  
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鎔銅灌之口爛

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  
叔謀脫去衣惟畱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  
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  
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  
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  
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  
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  
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



忽如夢覺既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知之累上表為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惟見鐵墓旁安石門扃鎖甚嚴用鄴人楊民計撞開

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顛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域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儻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借此刀刀之兆也

刀刀者隱語亦



二金刀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之意也  
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曉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塞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達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達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讀秦皇

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為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熲為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



言卷之九  
元鼎元  
書院  
大怒未及發言宇文達在側乃叱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若弼怒以象簡擊宇文達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死高頴亦不行宇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功旣畢上言於帝決下口

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旣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楫卽每船用綵纜十條每



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護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群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

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既過雍丘漸達寧陵界水勢緊急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功轉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



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作開河夫死爲抱沙鬼又埋却五萬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

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後啖嬰兒養賊陶榔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達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定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橐中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畱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達



曰金與璧皆微物 人之寶何自而得乎  
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怒目而言  
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  
側奏曰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恐國  
寶榔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  
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謀置  
臺署於睢陽并收陶榔兒全家令榔兒具  
招入內盜寶事榔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

欵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卽不奏之  
罪獄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達曰叔謀有  
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  
擅易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  
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  
只令腰斬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勅未  
至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  
與大司馬華元追 來感將軍 城之患



去年所許二金刀  
日奉還叔  
此先兆  
我腰領難存矣言不畢護兒  
至驅于河之北岸斬為三段擲兒兄弟五  
人并家奴黃金窟並鞭死中門外段達免  
死降官為洛陽監門令

開河記終



